

吃着驴打滚的时光

□陈柏清



诗：“红糖水馅巧安排，黄米成团豆里埋。何事群呼驴打滚，称名未免近诙谐。”可见驴打滚起源京畿之地没错，仔细看看，那滚圆毛嘟嘟的样子，还真的像毛驴在黄沙中打滚。当然，北京地界驴打滚做得好的，就属南来顺饭庄，这是公认的。

我们家每年过年都做驴打滚，不光我爱吃，前些年也作为一种还能吃得起驴打滚的潜在骄傲。以前做得少，大人们只是尝尝，近几年还会送邻居。老街坊见面了，常对母亲说：“一进腊月就闻见你们家驴打滚的香。”她们老姐妹击掌捂嘴，笑得开心，再不用拿擀面换豆面了。这场景心里悄悄喜欢，亲情那场雨便在春天里纷纷扬扬落了一身，滋润一年的好时光。

第一次知道驴打滚，还是梳总角的年纪。

那是快新年的时候，窗外落了雪，窗子上贴着鲜红的新窗花，我和姐姐穿着鲜亮的新鞋子。母亲怕我和姐姐跑到外面去把鞋子弄脏，就在祖父的书架上随便拿了一本书给我们，是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姐姐翻到一页读起来，“他支起木架子把一个方木盘子摆上去，然后掀开那块盖布，再用黄色的面粉做一种吃的。”宋妈，他在做什么？“啊？”宋妈正看着砖地发呆，她抬起头来看看说，“那叫驴打滚。把黄米面蒸熟了，包黑糖，再在绿豆粉里滚一滚，挺香，你吃不吃？”主人公英子使我完全代入，她咽着唾沫要吃驴打滚，我也要吃。我的眼珠一瞪，不管姐姐还在读，跳下凳子一路喊着找母亲，“妈妈，我也要吃驴打滚！”正在厨房水雾缭绕中忙碌的母亲扭头看旁边的祖母，祖母说：“驴打滚驴打滚，哪来的驴打滚……我看你像驴打滚！”“不，我要吃驴打滚，驴打滚！”我拽着母亲围裙哭起来，在我看来，母亲的厨房是万能的，怎么会没有驴打滚？而那一刻，驴

打滚是一个六岁小孩的全世界。母亲抱起我，拍我后背哄我，说我闹呢！祖母叹气说：“按理过年也该做点驴打滚，咱们满族的吃食啊！……”

我哭着睡着了。一觉醒来的早餐桌上，母亲笑盈盈指着面前盘子里一卷卷黄突突、毛嘟嘟的卷子说：“吃吧，柏柏，你要的驴打滚！”祖父、祖母、父亲，一桌人笑嘻嘻地看着我……那驴打滚真好吃，黏糯甜香。父亲指着我说：“一个驴打滚就使你变成小花猫……”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情，当时我不知道的是，做驴打滚的二斤豆子面是母亲用她陪嫁的一个缎子褥面在老乡那里换的。因此还被奶妈责备很多年，“没见当妈那样惯着孩子的。”

由此我爱上了驴打滚。多年后，当我看《特赦1959》，看到男中英光的母亲给十年未见的儿子捎去驴打滚，并且解释说：“他就好这口！”我笑起来，女儿问我笑什么，我说：“因为我也好这口！”女儿也笑了，并深以为然。每年过年回娘家，点心桌上肯定有一盘黄澄澄的驴打滚，家人都知道，那几乎是我的专利。我放下包裹，

不及洗手，已经擒住一只忙不迭往嘴里送。糯软香甜，记忆的味道被唤醒欢呼的声音惊动了昨日时光，我仿佛在那一刻穿越回了童年……

驴打滚，有些地方又叫豆面卷子，做法并不复杂，黄米面或江米面和好，煮熟，在大案板上撒上炒熟的黄豆面或绿豆面，蒸熟的面团在上面擀成面饼，再均匀地铺上红豆沙卷起来，切成适度的段儿，摆好，一盘香喷喷的驴打滚就成了。虽然驴打滚工序并不复杂，但在满族传统点心里绝对算奢侈品，因为原材料和技术手法要求都很高，豆沙要入口即化，面卷火候要适中，才能吃着刚柔相济，既糯软又筋道有嚼头，最主要外罩的豆面，要炒熟，还要故意炒得有那么点过火，含而不露，似有若无的焦黄，吃起来味道才醇香。

承德是驴打滚起源地之一，我母亲驴打滚做得好，因为承德是她的娘家。驴打滚也曾与乾隆、香妃攀上过渊源，但我觉得那大多是故弄玄虚的闲笔。但好吃是真的，清《燕都小食品杂咏》中有人专门为驴打滚做过

一树桃花一树诗，千树花语为谁痴？

草长莺飞，风和日暖，桃花如约而至。由古至今，桃花因其艳丽的外表与浪漫的寓意深得文人墨客的青睐。花瓣如裙，蕊蕊娇俏，在一卷卷竹筒丝帛上，在一段段文辞雅句中，一树的温柔穿越了唐诗宋词，盈盈地笑着向世人走来——从几千年前那个草长莺飞的春日开始，花开似画，花落成诗。

翻开先秦的历史，《诗经·大雅·抑》中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的美谈，《国风·魏风·园有桃》中有“园有桃，其实之肴”的佳话。打开唐朝的书卷，吴融赞颂《桃花》曰：“满树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灼春融。”仅一句诗便让桃花的烂漫红艳跃然纸上，让人感叹这如少女般的妩媚。王维在《辋川别业》中吟道：“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燃。”翠色的草叶点缀在红粉的桃花之间，明艳和谐，相映成趣。透过宋代的风霜，苏轼在《送别诗》里描绘：“鸭头春水浓如染，水面桃花弄春脸。”桃花的倒影映在水面，如同少女姣好的容颜，眼波流转，面颊绯红，不禁令人浮想联翩……

无论是在诗词雅作里，还是在民间流传中，桃花总是与爱情有着丝丝缕缕的联系。粉红韵事恰如一树树桃花绵延，萦绕于有情人的心头。《诗经·周南·桃夭》中有“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诗句以艳丽芬芳的桃花比喻新娘的年轻娇美，描绘了新婚家庭和顺美满的画面。《红楼梦》中贾宝玉和林黛玉正是在一株桃花树下共读《西厢记》。“一树桃花飞雪雪，红豆相思暗结”心扉轻扣，情窦初开，直教一树桃花如雨落纷纷。这棵桃树如点睛之笔，见证了宝黛灵魂交流的一刻。

桃花是美好而热烈的爱情象征，但是，透过它那薄如蝉翼的花瓣，你也可以看到隐于一片绯红下的泪水涟涟。

唐代孟棻在《本事诗·情感》中记载：博陵名士崔护名落孙山，心情烦闷，于清明独自到城南踏青。偶见一家宅，竹树环合，桃花遍野。适逢口渴，便叩门求饮。稍等片刻，一少女扶门而出，明眸皓齿，身姿窈窕，崔护一见倾心，顿生爱慕。可谓“幸得识卿桃花面，从此阡陌多暖春”。次年清明，崔护满怀期待，旧地重游，却见院墙如

与桃花相恋

□王淑娟

故而木门紧锁。人走茶凉，物是人非，在怅然若失的心境中，崔护于门上题诗一首，曰：“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爱恋的情思如流水般滔滔逝去，诗句哀而不伤，大概是桃李春风为爱情的遗憾添上了一点温柔罢了。清代文学家孔尚任的《桃花扇》中，秦淮名妓李香君为守贞洁，以死明志。桃花扇上的斑斑血迹，将她与侯方域哀婉凄美的爱情故事推向最高潮。有道是“溅血千载实，年年天仗宴瑶池”等故事。“四斤桃子世所珍，雕盘献客夸轮囷。海霞红点王母颊，玉团中涵秋水色。”明代刘崧将桃子上熟透的红色比作王母脸上淡淡的红晕，赞美这桃子仿佛包含了秋水之色。

红酥手，桃花酒，寿桃宴，宫墙柳。花海徜徉，一梦寻芳。合上书卷，起身眺望。我与桃花仿佛在世俗中结缘，只见桃花已挂满心头。

桃花，凌空起舞，衣袖飘扬，粉袖裙裾在苍穹间轻舞，如花似锦的桃色云海抚慰了春天的躁动。

当我在下一个春天与桃花相遇，我想，我会多一份对生命的省悟。



早上，上班、上学的人，一个个步履匆匆，忙得像打仗。

我一手挽住书包和早点袋，一手撑伞送孙子去学校。小区离学校约三公里，平时都是他妈驾车送他去上学。今天，她单位有急事，这项光荣的任务就落到我头上。

天空飘着小雨，街上人来人往。我和孙子站在街边，不断向出租车招手。可惜，没有一辆车停下。绿灯亮，我牵住孙子小手穿过马路中间斑马线，来到对面商场旁。我举目四下张望，寻找三轮车。由于雨天，没有三轮停歇。我抬腕看表，离上课时间还有四十分钟。我催促孙子走路去，孙子不干，蹲在地上大哭大闹。正当我手足无措时，一辆红色厢式三轮车停在路边下客。我挥手大叫：“三轮车、三轮车。”车主是位疤痕，一副凶相。

送孙子上学

□杜维民

他探头从车窗看了看我。来不及问价，我拽起孙子快步上前，急忙把他推上车。我也忙收伞、猫腰钻进车内，疤痕回去哪儿？我答实验小学。

疤痕启动车子汇入车流。十字路口绿灯亮起，汽车、摩托车、自行车就像开闸的潮水向前流去。三轮车像条鱼在车流中左右漂游、穿行。我在车内催促孙子吃早点，刚打开的牛奶从瓶口洒出。我叫师傅车开慢点。三轮车右转，“砰”的一声与前面“大奔”追尾。三轮和“大奔”停下，双方司机下车查看。

我心里凉了半截。完了，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了。这下，孙子

要迟到。我正准备拉孙子下车。只见雨帘中，“大奔”司机向疤痕挥了挥手，疤痕缩紧脖子转身上车。我问怎么样？疤痕说：“还好，轻微刮蹭。车主赶时间，不予追究。”

“大奔”走后，疤痕放慢车速来到学校。我问：“多少钱？”

疤痕答：“八元。”

比平时贵了三元。区区几块钱，小意思。我掏出一张十元钞票付账下车。学校门口，我叫孙子吃完玉米、鸡蛋再进去。孙子说不吃了，背上书包走进校园。看到孙子的背影消失在校内，我转身返回，摸了摸裤兜，发现手机

机没了。完了完了，手机落三轮车上了。我在心里叫苦不迭，下意识地向路上眺望，哪还有三轮车的踪影。叫路人帮忙打我手机，提示关机。这疤痕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手机肯定找不回来了。我沮丧地回到家，心情坏到极点。刚买的新手机就丢了，微信零钱还有六百多。更烦人的是通讯录和微信群，还有文件管理、收藏夹里的珍贵照片、视频、文档也丢了。我像掉了魂似的，无精打采。下午放学去接孙子，学校门口警戒线外挤满了接孩子的家长，还有手中高举英语、书法、跆拳道、跳绳等辅导班、兴趣班牌子的年轻人，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招揽生源。这时，有位交警站在门口手持扩音器高喊：“早上，有哪位家长在三轮车上落下手，请前来认领。”

啊，手机？！我开心地向交警奔去领回了手机。经检查，手机没电了……

门前的树

□杜怀超

在我家的门前，有一棵是椿树，另一棵还是椿树，这完全再现了鲁迅笔下“两个枣树”的景象，只是与之不同的是，这两棵都叫椿树的树树，从科学上辨析，一棵叫臭椿，又叫樗；一棵叫椿树，也叫香椿。在村人的眼中，它们都叫椿树。就像所有的树木在他们眼里一样，独立于大地上，用抡起锄头的姿势舒展枝叶，野蛮而粗糙地活着，谁也顾不上谁。

我清晰记着它那高大魁梧的身影像，我说是臭椿。虽然它没有芬芳馥郁的名字，枝叶气味也只是难闻而已，可丝毫没有自卑、堕落或自暴自弃，它用参天耸立、虎背熊腰的形体展现自己积极向上的雄姿。我实在想象不出，一棵树苗如何假以时日，在与生俱来的缺陷中抵达雍容华盖般的盛景。这得忍受多少孤独寂寞和冷漠凄凉，绝境里完成自我生长。我把疑惑抛向父亲，他用沾满泥土的手，抓了抓脑袋迷茫半天，然后咕嘟出一句他也搞不懂的话。就是说，那棵臭椿，从尺把长的树苗长到高大伟岸的身躯，出乎他的意料。至于到底是哪天栽下或从飞鸟的口中落生，都是个难解的谜。父亲把目光更多的是倾注在旁边那棵香椿树上。

跟臭椿相比，香椿处于难以描述的尴尬境地。它固然

没有一身异样的、令人无法忍受的刺鼻气味，可是鱼鳞般的皮肤，令人无法把目光落在臭椿光滑圆润的身体上。如果你伸出手，放在香椿皴裂的树皮上轻轻摩挲，就会有大片干枯斑驳的皮层簌簌下落，像是揭开一个人愈合不久的伤疤。这是在怀念一段饱经沧桑的往事？在碎片斑驳脱落中香椿完成某种涅槃与重生。

两棵椿树，以声势浩大的样子，矗立在门楣两边，像广场上两尊木刻的华表。村庄不远处，是守护它的长堤和昼夜不停的流水，这意味着什么？我说不上来。而泥土之下的根部，更是日益缠绕着我，如果目光是犁铧的话，那么至少有一万次把锋利指向树根。这种带有某种虐待的阴暗心理，来源于我和父亲到河堤上挖树根的经历。我们每年冬天都要到这里来挖掘一些树根，以供冬季取暖。那个场景里，我和父亲扛着锹、拿着斧头，在树林即将消失的最后日子里寻找一节节腐朽的树根。堤岸上过去茂密的丛林全部转入地下，留下一截树桩呈于地面，空洞洞地向着苍穹发呆。光秃秃的河岸，那些树桩从地底下凸出来，就像大地大大小小的伤疤，有的人老珠黄，有的新鲜如昨，也有的腐朽已久，手一碰随风化为齑粉。

椿树，尤其是那棵叫臭椿的树，堵在我的胸口，日日见到它总要躲着它、避着它、绕着它，不敢再以正眼打量它。那股隐匿着神秘阴森的死亡气息似乎终日在周遭呼吸、吐纳、缠绕、弥漫，不禁让我想到村里的那棵社树，从某种意义上说，社树则是村庄的神木。社树没了，村子也就消亡了。

对于村庄而言，社树有着不寻常的意义。一棵树或无数棵树的存在，从树叶、树枝、花朵、果实、树干以及树根，有的进入灶间化为生活的资料；有的走进锅釜，成为我们口中的粮食；有的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制作打磨出耕种大地的农具。一棵树开枝散叶，葱郁蓬勃，形成密集的林分和村落，树木是村庄活下来的保护神。

在以为社的诸神中，村里有许多与神灵有过交集的树种，如梓树、柏树、松树、槐树、栗树等，都曾有过它们的身影；而父亲只把家门前的两棵椿树视为社树。我对高耸伟岸的社树——椿树敬畏的方式之一，就是“抱树”。我个头矮，父亲经常命令我晚上临睡前，必须出门去抱一抱椿树。父亲希望椿树的高大魁梧成功地嫁接到我身上，或把那道看不见的神灵光亮植进我的肉身里，以此祈祷我也能像椿树一样出息。

其时城市化进程正在吞噬、席卷大地、村庄，还有纵横的阡陌，没有人可以阻挡时代的洪流。作为村里最后一批搬迁者——父母亲搬走后，村子也将真正地消失，一棵树也没有了。就在我们紧锣密鼓地收拾家具、农具还有锅碗瓢盆时，父亲却一下子来了脾气，不肯搬了，什么原因也没有，就是不想搬走。父亲的意思是，一根木头、一根木头垒起来的家，住了几十年突然要走，心里空落落的像掉了魂。父亲肯定不知道关于树木的诸多含义。以木为家，“暮栖木上”，早已深植于大地之心。城市对他来说，抵不过门前那棵椿树，这是他百年之后安身之物，也是最后的归处。

我从梦中惊醒。有风吹过，深邃、遥远、古老而神秘的声响与气息，随着树叶晃动漫漶而来。

月光刚刚爬上远山，就顺势落进了林子里。林子是月光的故乡，月光是林子的客人。月光落进林子，鸟声就醒过来，窸窣窸窣，唧唧啾啾，醒着的鸟儿是林子弹拨给月光的音乐，这时候，月光就是披了婚纱的女郎。曼妙，妙曼若舞者。

一个人，独坐山林地埂边。点亮烟锅。月亮烟锅的一定是个长者。在听月。春日的夜里虫鸣亦是醒着的。鲁迅的百草园里有斑斑突然跑出来。山林的草地上有没有斑斑



(国画) 花间燕来 马广生作

疏是疏朗，朗是朗月乾坤。一片疏林，一牙月，月光银水一样洒下来，落进疏朗的林子里。

时间落在草叶上，安静地睡去。风按捺住内心的悸动，悄然隐在林子背后的小路上。鸟儿在月光梳理羽毛，浩瀚星空梳理月光的羽毛。我喜欢这样的景致，这样的景致能颐养时光。

这样的时光淡雅如水墨。若是初夜。疏林朗月就是一幅淡墨画。大地是摊开的画页，村庄静卧在画页一角，远山不远，一条瘦弱的河流将远山与村庄隔开，平日里，风就顺着小河的方向溜进来。远山有疏林。

月光刚刚爬上远山，就顺势落进了林子里。林子是月光的故乡，月光是林子的客人。月光落进林子，鸟声就醒过来，窸窣窸窣，唧唧啾啾，醒着的鸟儿是林子弹拨给月光的音乐，这时候，月光就是披了婚纱的女郎。曼妙，妙曼若舞者。

一个人，独坐山林地埂边。点亮烟锅。月亮烟锅的一定是个长者。在听月。春日的夜里虫鸣亦是醒着的。鲁迅的百草园里有斑斑突然跑出来。山林的草地上有没有斑斑

我不得而知，但我听到过虫子窸窣的鸣叫，它们的鸣叫是交响乐。起初，它们声音的开关是按捺着的，一声，两声，三五声，逐渐地，这开关不知在谁的手中，突然之间就拧大了音量，这鸣叫声就像野马脱缰，从体内奔涌而出。我不知道它们嗓子的音域有多宽广，但我知道那一匹匹音乐的马匹就是从嗓子里跑出来，将整个疏林草地围拢起来。

唐诗中有过这样的景致。宋词中有过这样的景致。有时候我暗自想，月光照进唐诗里，是王维的静谧，是孟浩然的田园气息。月光照进宋词里，是易安的缠绵，是苏轼的豪迈与洒脱。若是不小心脚一滑，溜进东晋的时光里，便是陶潜的闲情逸致了。

更多的时候，我把唐诗宋词也看成一片疏林朗月。

用疏朗来开阔境界，用朗朗月光照亮前行的道路。唐诗高雅，宋词雅媚，古雅有古气，能让人的骨子里硬朗起来。

于是，我喜欢在一味茶里，赏析一片唐诗宋词的疏林朗月。

茶亦有雅气。明前茶好比朗月一片，落进瓷盏里，汤色清亮。秋茶便是一片疏林，泡在汤碗中，疏朗开阔。龙井毛峰落进杯盏，有月光气。猴魁六安瓜片落进杯盏，有疏林气。晨间沏一壶上好的龙井，是昨夜的月光还未落下去，夜间泡一杯古里古气的大红袍，是窗外的疏林收进木格窗棂里。

瓷盏泡茶容易泡出月光的味道，玻璃壶沏茶易于观看一片疏林，那些升腾起伏的茶底，便是疏林浸润在一片朗月中。

朗月乾坤，照亮疏林一片，人生因此而开阔，而旖旎。

疏林朗月

□任随平